



我有天出门想要吹头发,却看到常去的那家店在排舞。这似乎是有段日子的风气了,房地产中介、餐饮店或者美发店,开张前都要让员工跳鼓舞士气的舞蹈。看他们手忙脚乱地单脚站立,引来几位新村里的闲人围观,天气不好的时候,会看起来有些凄凉。

新村里有两种店越来越多,一是美发店,一是宠物店,包括宠物医院,象征着普通人在扎扎实实的生计之外,还有别的精神需求。我小的时候,其实是分不清楚理发店和美发店的,似乎后者会忽悠人先充值一笔钱再消费,业务也兼及按摩和美容。但两者壁垒并不森严。如今想要找一家爽爽气气洗头不带按摩的理发店并不容易,当然你可以支付这笔消费、放弃一部分服务。

去年十一月,宝丰苑旧改,有一则小新闻,说的是有一家“咪咪咪发厅”被拆除,剃头师傅现在已经是第四代掌门。照片里的老式剃头椅,令人不禁想起童年,更想起一系列与美发理发有关的电影和小说,譬如唐颖的《红颜》,后来改成了电影《做头》。又或者《一代宗师》里,隐居江湖的武林高手们大材小用所开设的理发店。暧昧与冲突,就此浓缩在理发店这一小小的空间里。随着时间推移,似乎和头发有关的技术沿革,涉及到了性别、情欲、江湖……等等复杂的议

题,但归根结底,它的神秘感,可能起源于它旧形式的消亡。我们对之越好奇,说明我们离它越远。

关于理发店的想象,其实还可以追溯到我们对于头发认知的传统。三言二拍里有一个故事叫做《庄子休盆鼓成大道》,一般我们比较熟悉有关“庄子试妻”、或者“大劈棺”,但这个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红颜与发廊

张怡微

思。庄子出门遇到一个漂亮的寡妇在“扇坟”,于是就问她在做什么,寡妇道:“家中乃妾之拙夫,不幸身亡,埋骨于此。生时与妾相爱,死不能舍。遗言教妾如要改适他人,直待葬事毕后,坟土干了,方才可嫁。妾思新筑之土,如何得就干,因此举扇扇之。”因妇人坦诚,庄周深有感触,甚至还帮妇人一起扇坟。但有趣的是,临别妇人送了庄子两个礼物,一个银钗,一把纨扇。庄子收了扇子,没有收银钗。这中间有一个尺寸,就是银钗与头发相关,有结发之喻,所以庄子没有收。我的导师高桂惠曾提到小说里作为象征意义的男性头发和女性头发的不同,女性的头发是媚态情丝,男性的头发代表力量,比如干将莫邪,铸剑的时候要放头发,于是剑变得有生命,剑和人是合一的。送头发,是身体之物,代表着一种深情。有的女性会用头发来绣佛像,可能是因为不识字不能

读经就通过绣像的历程来达到与佛的融合,拔头发又是苦修克己,类似尼姑剃发。作为通俗小说的“三言”,能细致地处理这些小道具,令我们后人研究物质与隐喻时,常常感到叹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电器好像成为了理发店中的主要生产资料,替代了剪刀。尤其是女性做头,以烫染为主要套路,会熟练运用剪刀的美发师越来越少。但到了电影中,剪刀却作为一种冷兵器的变体,承担着江湖符号。武林高手在电影里总是手持剪刀,像医生一样与自己的“武器”共生息,而不是依赖电。咪咪咪发厅的姜师傅展示的座椅是铁质的,就连踏脚上的雕花都带着着铸铁时代的遗风,不仅是时代记忆,更是物质记忆。理发师说,“曾经上面刻的一帆风顺已被磨平……”

此外,旧时代的澡堂、理发厅,都带有社交性。尤其是理发厅,是不出家门的女性展开想象空间的舞台,带有整理门面的憧憬。蒸汽蒸腾的幻影,在小小的空间里,仔细凝望自己,又认真“被看”,那张被命名为“一帆风顺”的铁椅子就是普通人的聚光舞台,小小的浪漫,廉价的放空,启迪内心世界。

新村里的美发厅总喜欢起一个洋名,“艾伦”或者“维妮丝”,里面站着一些名叫 Allan 或者 Tony 的小青年。但我们都知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没有比这些洋名更生动的上海发廊了。

30 年前我在台大外文系读本科,大一有一门专业必修课叫“西洋文学概论”,让我们这些“新鲜人”是既爱又恨。

身边许多同学高中都毕业于台湾的名校,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一方翘楚,然而 9 月一开学,才刚接触到这门西洋文学概论,原本趾高气扬的大家,就都纷纷低下了头,积极埋首书本,顿时变得谦卑了起来。

西方人文传统的核心奠基作品,都是这门课所要涵盖的内容,如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旧约圣经、中世纪欧洲的经典文学作品。这么丰富的内容,塞进仅有的课时,意味着老师上课时只能挑重点跳着教,同学要负担起绝大部分的学习责任。

希腊神话的体系庞大,枝干错综,人物复杂,环环相扣,是我们学生的第一道关卡。一方面故事引人入胜,如进桃花源,让我们一下子就忘路之远近;一方面众多的专名和交缠的情节,又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让我们苦不堪言。

时过境迁,年少的死记硬背也好,融会贯通也好,如今许多早已尘封,甚至不复记忆,仅有些许零星,不自觉地就浮上心头。

当希腊神话遇见中国故事

曾泰元

中国有个“削足适履”的成语,语出《淮南子·说林》:“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鞋小脚大,人为了穿上鞋子而刻意把脚削小,比喻勉强迁就,拘泥旧例而不知变通。

巧的是,这个恐怖血腥的中国寓言竟有个西方的版本,二者异曲同工。希腊神话里有个巨人,名叫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他开了家黑店,拦截行人霸留旅客。店内有张床,他把旅客绑在床上,身体太短就截其下肢,身体太短就把他硬拉到与床齐长。普洛克路斯忒斯不管俘虏的身高不同,强求他们与床的长度一致,所以他名字的形容词 Procrustean 就有了意思,指的是不管个别差异,削足适履,强求一致。

中国的民间传说里,

有个“点石成金”的故事,根据故事的版本之一,晋朝有个道术高深的县令,能施符作法,替人驱鬼治病,百姓见他如仙人。有一回,农民的收成不好,缴不起赋税,他便叫大家把石头挑来,然后施展法术。他手指一点,石头就都变成了金子,百姓拖欠的赋税也就都缴清了。现在中文的点石成金用来比喻善于修改文字,能化腐朽为神奇。

中国的仙人用手指一点,石头就能变金子,这种“点石成金”的本领西方也有。迈达斯(Midas)是希腊神话里的弗里吉亚(Phrygia)的国王,酒神戴欧尼修斯(Dionysus)赐予了他点金术,凡是他手碰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黄金,食物变黄金,饮料变黄金,连他自己的女儿,最后也变成了黄金雕塑。这种“点物成金”的迈达斯之触(the Midas touch),指的就是事事皆能成功、轻而易举就能赚大钱的本领,这跟中文“善于修改文字、能化腐朽为神奇”的点石成金,貌似而神离,二者大异其趣。

中国传统武术有一门绝技叫金钟罩,练成之后据说全身可以刀枪不入。练金钟罩的武师身上总有一两处地方功夫练不到,这就是“罩门”所在。要是罩门被人发现,以手指用力一戳,武功旋踵即废。

源自中国武术的罩门,后来多转指个人难以克服的关键性弱点,这在希腊神话里,恰好也有个殊途同归的答案。阿喀琉斯(Achilles)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是特洛伊战争的希腊战神,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有详尽的记载。阿喀琉斯出生后,他母亲就握着他的脚踵,倒提着浸在冥河(Styx)的水中,以练就刀枪不入、金钢不坏之身,孰料脚踵没浸到冥河水,竟成了他往后的致命弱点。后人就用这 Achilles' heel (阿喀琉斯之踵)来比喻一个人的罩门或致命的弱点。

30 年前的吉光片羽,偶然凝结成英文单词的露珠,在晶莹剔透中,诉说着背后遥远的希腊神话,与万里之外的中国故事相互辉映。

这个题目的两句话,针对的应该是不同的对象。
窃以为,排队是素质——首先反映的是顾客的素质。人民广场一排就是半天的网红食品,充分证明魔都是本朝最爱排队的地方。有人嫌弃伊拉的口味,说排队的都是“外地人”——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要一分为二地看,所

七夕会

请排队,而且只排一个队

马塞洛

谓活到老学到老,在阿拉这里排排队,也算一种素质教育吧。

至于口味——沪上奶盖哪家强,青团是甜的还咸的,马兰头还是豆沙,都说好。大白君那天穿着一部裙骑着共享单车去买了某网红来回馈同事,结果小唐一面吃一面惊觉今年吃了好多好多肉松——真相和阴谋论一不留神都出来了。

其实谁也不是生来爱排队的,这里就得上某看 A4 的脱口秀里面我最同意的一句话:入乡随俗。就算是本地人,俗也是要学要要坚持的。最近在追“辣块妈妈”的帖子,脑补王阿姨带金劳买网红,只要有机会就还是会假势假眼地在左顾右盼中给自己加戏,再碰到不爱和老阿姨计较的小青年,一不留神就插好队了。

——但是千万别碰到我,我肯定会老实不客气地“老阿姨帮帮忙+大家都在排队、依好意思哇”(当然,更可能的情形是王阿姨会轧苗头,一看秩序井然+人太多就放弃了,哪几句最多了)。

至于“只排一个队”,首先应该是商家的责任。昨天中午买咖灰,店虽小却有台收银机,午餐时间人又多,另一台机器的收银员就先招呼了比我后至但是挤到他前面的人,被我义愤填膺地现开销了——店员,不是顾客。

我这么爱管闲事+一直觉得排队是天大的事,一定和不晓得是天秤、射手还是处女在作怪有关(说水逆的你出去)。但是回想了一下应该和在法国读书也有关系。虽然出去的时间不长,法语水平也仅限于帮朋友看看化妆品说明书,但是刚回来的时候看到各种不排队的乱象真的不要不适应噢。曾经在邮局里面吭吭唧唧用椅子拦出只排一个队的样子来,现在想想真是年纪轻+胃口好+有空噢。法国的邮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又慢又老爷,但是就凭只排一个队这一条,让人排得完全没脾气(精力主要用在掐算哪个时间点的人最少)。

前面说了,入乡随俗也是要坚持的。那个西班牙平价服饰店在魔都一个店也一个个收银机分开排过,盛况空前时会临时加窗口,新开一个机器出来就一堆人涌过去,野蛮得一塌糊涂。淮海路那个日系的全旗旗舰店在这方面本来做得好好的,有几天取消过,偏偏又好死不死地被我碰到,当然也就质疑了。

精神文明和商业文明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声音的味道

黄笑童

悠地晃着手里的铁片从每家每户窗前走过时,我总觉得他的铁片响得很有兴味,很有烟火气,很有味道。

上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已经是几年前了,现在肯定鲜有人找磨刀匠磨刀了,或者说鲜有磨刀匠了。地道的吆喝也许都留在书本里了。

我很想听听老北京的吆喝,想看看那些赚着小钱的人曾经的小生活,感受一下北京人浓郁的情趣。萧乾在《北京城杂记》里写到过吆喝:一年四季白天黑夜从不间断。我对秋天卖柿子的吆喝印象深刻:“那时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儿,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词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通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唱的道白。”这实在令我吃惊了,是怎样的生活情态才能把生意做得如此兴味盎然,如此自得其乐?“栗子味儿的白薯!”“萝卜赛过梨!”“葫芦儿——刚蘸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声

随着年,渐渐听不到吆喝声了。当然那其中的味道,也早已不复存在了。我小时候听到的吆喝,味道其实已经淡了许多,但仍足以令小孩子着迷。我尤其喜欢的是磨刀匠的吆喝,他们不用喊,用铁片。大多是四五个铁片错开,由上至下用绳子固定,招揽生意时就晃一晃,啦啦啦啦传得很远。要磨剪刀磨菜刀,的听见这声就下楼来。每次铁片声经过我家时,听在心里都脆生生的。每当磨刀匠拎着他的小木头凳子,慢慢悠



夜光杯

瞎子付了灯油钿(钱)——明吃亏。这是一句歇后语,对“吃亏”一词作了形象的诠释,使我们显而易见明白了吃亏的含义。

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想吃亏,谁也不肯吃亏。因为吃亏就是受损失,遭伤害,就会导致不愉快的结局。但这个世界你拥我挤,争先恐后,争权夺利,争风吃醋,争宠夺爱,时时都有“吃亏”的风险,处处都有“吃亏”的陷阱。你赚了,就是别人亏了;别人赚了,你就亏了。总有人在吃亏,总有人在不划算。

不肯吃亏是人之常情,是心之所愿。但注定已经吃亏,心态变坏,不能正确对待,结果往往是,要吃更大的亏。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已家喻户晓,还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话,也是他说的,即“吃亏是福”。此话一出,马上被许多人所信奉。

传说,此语是因郑板桥弟弟一事而起。郑板桥有个弟弟叫郑墨,在家务农。兄弟俩关系融洽,经常通信。一日,郑板桥收到郑墨的信,信上说,郑家与邻居房屋共用一墙,郑家要翻修房屋,邻居竟不许郑家动那墙,极力阻挠。而郑墨认为此墙应属郑家,邻居无权干预,官司打到了县衙衙门。郑墨想到了在外当官的哥哥,便来信求郑板桥致函当地知县,出面说明,以便打贏官司。郑板桥见信后,沉吟片刻,提笔给弟弟写了一首诗:千里告状只为墙,让他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同时给郑墨寄去一帧条幅,上书:吃亏是福。郑墨接信,若有所悟,撤了诉状,表示不再为墙而争执了。邻居被郑家兄弟的谦让所感动,表

态今后也不计较了。两家重归于好,仍然共用一墙。一时,在当地传为美谈。

在“吃亏是福”下面,还有一段注语:“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利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既平且安,福即是矣。”

人是在不断吃亏中成长起来的,今日的吃亏,可能就是明日的盈利。不良吃亏,为了日后不亏;正视吃亏,才能自在于世。

常言道乐极生悲,反过来就是因祸得福。从这个意义上看,吃亏是坏事,是祸,但何尝又不是福呢!一企业的员工获得优秀奖,为感谢大家,他诚意邀了办公室全体人员一起聚餐。办公室总共 5、6 人,那天晚上都去了。大家喝得兴高采烈,气氛活跃。这时,优秀

奖员工手机响了,听后他神色紧张,原来他父亲得急病刚住进医院。他与大家打了个招呼,心急火燎赶往医院了。但他忘了买单。大家也没了兴致,草草结束了聚餐。等大家站起来准备走时,服务员过来问谁买单。一桌人面面相觑,都站着不动,神情尴尬。此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小胖子掏出皮夹,把钱付了。大家松了一口气,蜂拥着出门。可心里都在嘀咕:小胖子这下明亏了。小胖子拿到发票,扫了一眼,轻轻一刮,发票上显示出他中奖了,而且是 5000 元,而这个饭局,全部费用还不到一千元。这时,大家傻了。

吃亏是一种雅量,是一种和谐。不要把人生的房间硬挤得令人窒息,吃亏就是为这房间打开的一扇窗,吹进来的风,就是福。

时尚